

门票“百元时代”，根在缺少升级动力

社会热点

□蒋璟璟

清明小长假期间，不少景区门票争先恐后地迈入了“百元时代”。在相关调查中，近九成网友叹秀美河山成了“玩不起的风景”。专家指景区涨价除了有运营维护成本的现实，更反映出某些地方财政对门票收入的依赖

等问题。

门票价格攀升，正冲淡着不少人的出行欲望。随着“百元时代”不可避免地到来，更多的抵触声开始出现。这其中，当然存在最朴素的利益权衡，但“衡量的无标准”，才是更为重要的肇因。因为数据公开不够彻底，所谓“景区运营成本”到底多少，大家从来无从感知。

很长时间内，“景区”定位模糊：到底是一种公共服务，抑或是特殊的盈利性商品？在此暧昧思维指引下，公众可以很明显感受到，景区身份的浓厚地域区隔。在一些地方，“景区”

被定位成国民生活福利的一部分，大力推行廉价甚或免费策略；而在另一些地方，“景区”则成了直接吸金的工具，肆无忌惮地发挥着创收功能。归根结底，在“旅游经济”这一共有大旗下，不同地域实则有着各异的理解：或将景区本身作为“售卖品”，以门票直接牟利；或将景区理解为“公共品”，通过上下游附加产业创造价值。

事实上，这是本质性的属性之辨，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操作分歧。有专家指出，“目前旅游产品结构不合理，景区发展产业比较单一，多数景区还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”——类此

观点，仍是技术层面的视角，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些根源追问。按照通行的物权归属理论，自然景观、某些人文景观，应当全民共享。所谓“门票征收”的唯一依据，便是“支持维护费用”。明乎此，有关收支数据的公开，实乃必尽而非额外的义务！

毫无争议的理念重申，多半难耐现实种种。就实际情况而言，动辄百元的门票，着实是“不收白不收”。首先，有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，以及集中出游的民众习惯，在特定时期内，爆发的人流与有限的景区接待力，其实已处于不对等状态。结果无论怎么

百姓观点

“80后”当真患上了“初老症”？

□斯涵涵

“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上下，时时感到烦心，对新鲜事失去兴趣，不爱凑热闹，总觉得自己落伍，那么你可能患上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病种‘初老症’”。近日，网络上流行关于“初老症”的测试，不少“80后”上网对照这些症状后，发现和自己的情况“八九不离十”。

“初老症”一词源自某部台湾偶像剧，因为契合了时下年轻人的心特点，得到众多网友共鸣。

一方面，我们要看到“初老症”的不良影响。现代人尤其是都市女

性忙于工作，缺乏时间和空间清理内心压力，一旦负面情绪堆积，便会对自己的周围不太满意的状态进行逃避。还有许多年轻人认为青春无敌，崇尚“快乐至上”，恣意透支自己的体力、健康和睡眠，久而久之，身体开始出现衰退迹象，心态消极，处于亚健康状态。由此可见，“初老症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未老先衰，而是一种心态上的衰老，应当引起警惕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看到“初老症”中的积极因素。如报道中所说，以前吃饭穿衣都没有节制，但这两冬天就会将保暖放在首位，并且

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身内涵修养上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提升自身修养、懂得节制、注重健康，这种“初老”是现在年轻人在承受了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后，表现出的成熟。

事实上，七零后的扮嫩也好，八零后的扮老也罢，都是“压力山大”下的过激反应。关键是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、生命观，摒弃颓废的心理趋势，合理膳食、勤于运动、平衡心态，将自己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，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来迎接压力和挑战，如此“初老症”才会遁于无形。

“禁酒办”和“马上办”哪个更管用？

□堂吉伟德

近日网上一张有关河南宁陵县政府机构牌子的图片引发热议，其中一块写着“宁陵县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”。

宁陵县设立“禁酒办”的初衷，不过是为了给执行“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”的规定搭建一个机构，配备一套人马。虽然机构性质是临时，但“术业有专攻”之下，还是免不了屋上架屋的重复设置之嫌。所谓“禁酒办”，从事的也只是“禁止午间饮酒”的有限职责，意即除此之外时间都可饮酒，效果如何不难想象。

于此让人想到了山东曲阜市“马上就办办公室”，与“禁酒办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，不免让人如此联想：假若“禁酒办”无所作为，是不是还得再设一个“马上就办”来监督和促进呢？况且官场习气远不止于“午间喝酒”一项，除此之外，是否还应设立“禁止公款旅游办公室”、“禁止赌博办公室”、“禁止上班聊天办公室”？

“禁止午间饮酒”本为政风常态，管理也自有纪委、监察等部门，就像管理公车滥用、贪污受贿一样，都是其分内之事，关键在于有所作为。再“另起炉灶”，似乎更加重视，实则机构重叠设置，不但不能提高效率，反倒会降低效率。在“大部制”正大刀阔斧推进的情况下，任何一种机构的重复设置，都不过是“机构迷恋症”的表现而已。

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，管理的层级越多，效率就越低，多了一个“禁酒办”管不了“午间饮酒”，再多一个“马上就办办公室”，自然也解决不了拖着不办的顽疾。因为纪检部门管不了的事，“禁酒办”自然也难以管理，“禁酒办”管不了的，“马上就办”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，“马上就办”要是不办，又怎么办呢？

当“公示财产”预期遭遇失落

□王艳春

前几年，新疆阿勒泰市、浙江慈溪、宁夏银川、宁夏青铜峡等地，陆续试点了包括官员财产申报、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示制度。近日，记者对这五个地区进行了回访，得到的答复大多是“零投诉，零异议”。

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，民间呐喊了很多年，可谓对这剂“良方”的药效寄予了厚望。可一番试点下来，反响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强烈，甚至可以说不咸不淡。“零投诉零异议”的民众反馈，与预期的“反腐倡廉”之立竿见影落差不小。

其实，不必对“零投诉”的结果过分沮丧。官员财产公示，纵然被描画得再具神效，仍不过是监督权力的一种技术形式而已，不可能“包治百病”。“没有举报和投诉”就反向推定为“公示不成功”的偏执归因则显

得操之过急。

官员财产公示的“深水区”，不在于那几个说明某官员有多少房子、收入的阿拉伯数字，而在于谁来公布。试点的几个地区无一例外都是政府自上而下的“自我展示”，虽然内容不乏详尽，可总让人有种面对“无知之幕”的迷惑。

比如，阿勒泰公布其市委书记王仕斌工资收入21036元/年，各类奖金津贴等24835元/年，以及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：无。如不知悉公务员收入标准，一般人很难读懂这些年收入到底是高还是低，至于收取礼金为“无”的自说自话，也颇像黑色幽默，如何证明真的就“没收”呢？

信息权力上的“不对称”消除了公示内容本身的说服力。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，某天发了善心，突然向人抖露自己家底一样，旁人难以窥测个中深意。强势的一方如只

是“自证清白”，选择性隐蔽和敞开的随机性都太大，“说”与“不说”都易蒙上一层神秘色彩，观众便更倾向于作出“不信任”的解读。

不妨说，仅有财产和收入的详情，仅有网络及大众媒体的广泛播散，也还不够。这些归根到底，还是操纵在“部门和官员”自己手上，领导“说行就行”衍生出的“财产公示”，模式和力度上都有先天的软弱性，往往是“一套领导班子一套做法”，不具有持久性。

一条腿走路的“财产公示”，对响应政策号召及对领导个人魄力的依赖性太强，可能舆论焦点转移，强势官员离开之后，公示本身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因此，“财产公示”需要另一条腿，即成型机制的支撑，方能立稳脚跟，还需要独立第三方执行者的牵引，才能在众声质疑中走出一条自己的“路”。

画中有话

“50厘米”的距离 早恋的“三八线”



□文/言者 图/春鸣

近日，一个男孩子打电话给报社热线，说了件他想不太明白的事。他说杭州某中学开了高二年级大会，会上定了几条规矩：男女生不得对单独出现在校园里，平时距离不能小于50厘米，男女生不得同桌吃饭。对此，校方表示可能是学生误解，禁令只有一条，男女生不得独处。

学生早恋是家长老师都头痛的“老大难”，尤其是高中阶段，升学的压力更使学校如临大敌，百般无奈之下，聪明的大人们几乎都想到了一个绝招——物理隔断。据说这还是“理论”，而且精确到了厘米。以为男女生日常接触不突破50厘米的“三八线”，早恋便免疫了。

有道是距离产生美，当人们自得于严厉的规章时，恰恰忘了，那些脑瓜更聪明的少年，或早通过什么“秘密通道”互传情愫了。青春期的萌动宜疏而不宜堵，“雷人”校规除了增添饭后谈资，对青春少年究竟能约束多少，但凡地球人都知道。

通 告

因S329线郸城至淮阳段大修和S210线皇姑河桥、蔡河桥大修，对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通知如下：

一、S329线郸城至淮阳段大修工程实行封闭式施工，工期三个月，施工期间禁止任何车辆通行，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绕行S207线。

二、S210线皇姑河桥、蔡河桥属五类危桥，途经S210线郸城至沈丘路段的重型货车和大型客车请绕行S207线。

因道路施工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！

特此通知

郸城县公路管理局

2012年4月6日